

荀子卷第一

勸學篇第一

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爲之而寒於水。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

也。○盧文弨曰：「青取之於藍」，從宋本，困學紀聞所引同。元刻作「青出之藍」，無「於」字。王念孫曰：「困學紀聞云：

「青出之藍」作「青取之於藍」，監本未必是，建本未必非。」（自注云：「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寧舊本，亦未爲善。」）又

云：「請之五泰注云：「五泰，五帝也。」監本改爲「五帝」而刪注文。」是王以作「出」者爲是也。元刻作「出之藍」，即本於

建本，監本作「取之於藍」者，用大戴記改之也。荀子本文自作「出於藍」，藝文類聚草部上、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、埤

雅引此竝作「出於藍」，新論崇學篇同。史記褚先生傳曰「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，教使然也」，即是此篇

之文，則本作「出於藍」明矣。（宋錢佃本從監本作「取之於藍」，而所引蜀本亦作「出於藍」，宋龔士離荀子句解同。）今從

王說。先謙案：羣書治要作「青取之藍」，是唐人所見荀子本已有作「取」者。且大戴記即用荀子文，亦作「青取之於

藍」，不得謂荀子本作「出於藍」，而作「取」者爲非也。宋建、監本歧出，亦緣所承各異，故王氏應麟無以定之。謝本從盧

校，今仍之。木直中繩，輒以爲輪，其曲中規，雖有槁暴，不復挺者，輒使之然也。輒，屈。槁，枯。

暴，乾。挺，直也。晏子春秋作「不復羸矣」。○盧文弨曰：「暴」，舊本作「暴」，非。說文一作「暴」，晞也。一作「暴」，疾有所趣也。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。今此字注雖訓乾，然因乾而暴起，則下當从「本」。案考工記輪人「槁」作「𦵏」，鄭注云：「𦵏，𦵏暴，陰柔後必撓減轉革暴起。」釋文步角反。劉步莫反，一音蒲報反。又注「羸」，舊本訛作「羸」。案羸，緩也。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，亦作「羸」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參，三也。曾子曰：「日三省吾身。」知，讀爲智。行，下孟反。○俞樾曰：「省乎」二字，後人所加也。荀子原文蓋作「君子博學而日參己」。參者，驗也。史記禮書曰：「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？」索隱曰：「參者，驗也。」管子君臣篇曰「若望參表」，尹注曰：「參表，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。」是參有參驗之義。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，故知明而行無過也。後人不得「參」字之義，妄據論語「三省吾身」之文，增「省乎」二字，陋矣。大戴記勸學篇作「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」，「如」而「古通用，無「省乎」二字，可據以訂正。先謙案：大戴記一本作「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」，與俞說同。孔氏廣森云：「參己者，學乎兩端，以己參之。」一本作「而日參省乎己焉」，與荀子文同。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。荀書自作「而日參省乎己」。參、三義同。羣書治要作「而日三省乎己」，易「參」爲「三」，是本文有「省乎」二字之明證，與楊注義合。俞說非。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大，謂有益於人。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干、越，猶言吳、越。呂氏春秋「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、越」，高誘曰：「吳邑也。」貉，東北夷。同聲，謂啼聲同。貉，莫革反。○謝刻從盧校「干」作「于」，注文作「于越」，猶言於越。盧文弨曰：「于越」，宋本作「干越」。今從元刻，與大戴禮同。注「於越」，舊作「吳」，

越」，說。所引呂氏春秋，見知分篇。「次非」俗本作「飲飛」，唯宋本與呂氏同。呂氏「于越」作「干遂」，淮南同，注：「干音寒。」國策作「干隧」。然楊氏自作「于越」，故以於越爲釋。劉台拱曰：淮南原道訓「干、越生葛絺」，高注：「干，吳也。」楊

氏此注以干、越爲吳、越，蓋用高義，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，盧改非也。今原道訓作「于越」，亦妄庸人所改。王念

孫曰：劉說是也。宋刻呂夏卿本、錢佃本並作「干、越」。干、越、夷、貉四者皆國名，不得改「干、越」爲「于越」。古書言「干、

越」者多矣，凡改「干、越」爲「于越」者，皆所謂知其一說，不知又有一說者也。大戴記之「于越」，亦後人所改，辯見漢書貨

殖傳。淮南道藏本及朱東光本皆作「干」，它本皆改爲「于」。俞樾曰：案盧刻誠非，而楊注原文謂「猶言吳、越」，亦恐不

然。干與越並言，則干亦國名。管子內業篇「昔者吳、干戰，未亂，不得入軍門，國子撻其齒，遂入，爲干國多」，則干與吳

且爲敵國，非卽吳明矣。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，非是。辯見管子。字本作「干」。說文邑部：「干，國也，今屬臨淮，

從邑，干聲。一曰：干本屬吳。」蓋干，古國名，後爲吳邑。哀九年左傳「吳城干」是也。古書言干、越者，則當從國名之本

訓，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卽訓爲吳也。先謙案：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「以利荆、楚、干、越」，吳都賦「包括

干、越」，莊子刻意篇「干、越之劍」，及淮南原道訓，以證漢書貨殖傳之「于越」當爲「干、越」，其義允矣。今案鹽鐵論殊路

篇「干、越之劍不厲，匹夫賤之」，亦一證也。吳、干先爲敵國，後干併於吳，管子「吳、干戰」及左傳「吳城干」，卽其明證。

干爲吳滅，而吳一稱干，猶鄭爲韓滅而韓亦稱鄭。（竹書紀年書「韓哀侯」作「鄭哀侯」。俞氏所駁，亦非也。今依劉、王說

改從宋本。詩曰：「嗟爾君子，無恆安息。靖其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」詩，小雅

小明之篇。靖，謀。介，助。景，大也。無恆安息，戒之不使懷安也。言能謀恭其位，好正直之道，則神聽而助之福，引此

詩以喻勤學也。神莫大於化道，福莫長於無禍。爲學則自化道，故神莫大焉。修身則自無禍，故福莫長焉。

○俞樾曰：上引詩云「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」，此文「神」字「福」字卽本詩文也。今本此二句提行，屬下節，非是。先謙案：

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爲例，遂斷上引詩爲一節，以此二句提行，固屬非是。但下文「物類之起」至「君子慎其所立乎」一段，言榮辱禍福之理，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，若斷屬上節，亦未安。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，不盡屬一節之末，此處不當分

段，今正。吾嘗終日而思矣，○先謙案：大戴記「吾」上有「孔子曰」三字。不如須臾之所學也，吾嘗跂而望

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跂，舉足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

也，而聞者彰。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能，善。絕，

過。○王念孫曰：「江河」本作「江海」，「海」與「里」爲韻，下文「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」，亦與「里」爲韻，今本「海」作「河」，

則失其韻矣。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「絕江海」，大戴記勸學篇，說苑說叢篇竝同。文子上仁篇作「濟江海」，文雖小異，作

「江海」則同。俞樾曰：能，當讀爲耐。漢書食貨志「能風與旱」，龜錯傳「其性能寒」，趙充國傳「漢馬不能冬」，師古注竝

曰「能，讀曰耐」。此文「能」字正與彼同。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。生非異，言與衆人

同也。○王念孫曰：生，讀爲性，大戴記作「性」。南方有鳥焉，名曰蒙鳩，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，繫之葦

苕，風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繫者然也。蒙鳩，鷦鷯也。苕，葦之秀也，今巧婦鳥之巢至精

密，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。「蒙」當爲「蔑」。方言云：「鷦鷯，自關而西謂之桑飛，或謂之蔑雀。」或曰：一名蒙鳩，亦以其愚

也。言人不知學問，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。說苑：「客謂孟嘗君曰：『鷦鷯巢於葦苕，箸之以髮，可謂完堅矣，大風至則

若折卵破者何也？所託者然也。」○盧文弨曰：「蒙鳩」，大戴禮作「虫鳩」，方言作「蔑雀」。虫，讀如芒。「蒙」「虫」「蔑」一聲之轉，皆謂細也。蒙與蠛、蠓音義近。楊云：「當爲蔑」，似非。箸，張略切，俗閒本多作「著」，今從宋本，與說文合。又曰：「說文有「箸」無「著」，箸但訓飯飲，無形著及繫著義，或本有「著」字而誤脫，亦未可知。然古書如周語「大夫士曰恪位箸」，卽「位著」也。列子仲尼篇「形物其箸」，以箸爲著明也。趙策「智伯曰「兵箸晉陽三年矣」」，以箸爲傅著也。世說新語一書，皆以「箸」爲「著」，以故六書正譌謂「箸」字多有假借用者，別作「著」，非。今校此書，凡宋本作「箸」者仍之，其他卷作「著」字者卽不改，非必古之盡是，而今之皆非，以待夫通人自擇焉耳。所引說苑，見善說篇，作「著之髮毛」，建之女工不能爲也」，末句作「其所託者使然也」，餘與此同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射干，莖長四寸，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，木莖非能長也，所立者然也。」本草藥名有射干，一名烏扇。陶弘景云：「花白莖長，如射人之執竿。」又引阮公詩云「射干臨層城」，是生於高處也。據本草在草部中，又生南陽川谷，此云「西方有木」，未詳。或曰：「長四寸」卽是草，云木，誤也。蓋生南陽，亦生西方也。射音夜。○盧文弨曰：注「烏扇」，宋本與本草同，元刻作「烏嬰」。廣雅：「烏薏，射干也。」薏、嬰同所夾反，是二字皆可通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。○王念孫曰：此下有「白沙在涅」，與之俱黑」二句，而今本脫之。大戴記亦脫此二句。今本荀子無此二句，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。楊不釋此二句，則所見本已同今本。此言善惡無常，唯人所習，故「白沙在涅」與「蓬生麻中」義正相反。且「黑」與「直」爲韻，若無此二句，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。洪範正義云：「荀卿書云：「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白沙在涅，與之俱黑。」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：「傳曰：「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白沙在泥，（今本「泥」下有「中」字，涉上文而衍。）與之皆黑」者，土地教化使之然也。」索隱曰：

「蓬生麻中」以下，並見荀卿子。案上文引傳曰「青采出於藍」云云，下文引傳曰「蘭根與白芷」云云，皆見荀子，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。然則漢、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，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。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：「故蓬生麻中，不扶乃直，（燕禮注：「乃猶而也。」）白沙在泥，與之皆黑。」（大戴同）考荀子書多與曾子同者，此四句亦本於曾子，斷無截去二句之理。蘭槐之根是爲芷。其漸之滫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，其質非不美也，所漸者然也。蘭槐，香草，其根是爲芷也。本草：「白芷一名白蔘。」陶弘景云：「即離騷所謂蘭茝也。」蓋苗名蘭茝，根名芷也。蘭槐當是蘭茝別名，故云「蘭槐之根是爲芷」也。漸，漬也，染也。滫，濁也。言雖香草，浸漬於濁中，則可惡也。漸，子廉反。滫，思酒反。○盧文弨曰：「蘭槐之根，大戴禮作「蘭氏之根，懷氏之苞」。晏子作「今夫蘭本，三年而成」，說苑雜言篇同。又案：滫，久汙也，說文、廣韻訓皆同。又晏子雜上篇作「湛之苦酒」。苦，讀如「良苦」之苦，義皆相近。楊氏乃訓滫爲溺，未見所出。又曰：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「滫，臭汁也」，意亦相近。郝懿行曰：大略篇云「蘭茝藁本，漸於蜜醴，一佩易之」，與此義近。晏子春秋雜上篇云：「蘭本三年而成，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，庶人不佩，湛之麝醴而賈匹馬矣。」「麝」，說苑雜言篇作「鹿」。滫，久汙也。芷卽茝也。「茝」「芷」古字同聲通用。此言香草之根爲芷，漸以滫及酒皆不美，惟漸之麝醴，乃能益其香而賈易匹馬，故曰「其質非不美，所漸者然也」。故君子居必擇鄉，遊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物類之起，必有所始。榮辱之來，必象其德。肉腐出蟲，魚枯生蠹。怠慢忘身，禍災乃作。強自取柱，柔自取束。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，柔則見束而約急，皆其自取也。○王引之曰：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。「柱」與「束」相對爲文，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。柱，當讀爲祝。哀十四年公羊傳「天祝

予，十三年穀梁傳「祝髮文身」，何、范注竝曰：「祝，斷也。」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，所謂太剛則折也。大戴記作「強自取折」，是其明證矣。南山經「招搖之山有草焉，其名曰祝餘」，「祝餘」或作「柱茶」，是「祝」與「柱」通也。（「祝」之通作「柱」，猶「注」之通作「祝」。周官瘍醫「祝藥」，鄭注曰：「祝，當爲注，聲之誤也。」）邪穢在身，怨之所構。構，結也。言亦所自取。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；布薪於地，均若一，火就燥而焚之矣。平地若一，水就溼也。草木疇生，禽獸羣焉，物各從其類也。疇與儔同，類也。○劉台拱曰：「羣焉」，當從大戴禮作「羣居」。王念孫曰：「羣居」與「疇生」對文，今本「居」作「焉」者，涉下文四「焉」字而誤。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，所謂召禍也。質，射侯。的，正鵠也。樹成陰而衆鳥息焉，醯酸而螭聚焉。喻有德則慕之者衆。故言有召禍也，行有招辱也，君子慎其所立乎！禍福如此，不可不慎所立。所立，卽謂學也。○盧文弨曰：「慎其」，元刻作「其慎」。大戴作「慎其所立焉」。

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神明自

得，謂自通於神明。○謝本從盧校作「聖心循焉」。盧文弨曰：宋本「循」作「備」，與大戴同。○劉台拱曰：當作「備」，古音

與「德」得「爲韻」。王念孫曰：呂、錢本作「備」。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，則聖心於是乎備也。「成德」與「聖心備」上

下正相應，元刻「備」作「循」，則與上文不相應矣。儒效篇云：「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。」彼言「全盡」，猶此言「聖心備」也，

一也。「備」字，古音鼻墨反，（見吳棫韻補。）正與「德」得「爲韻」，二也。大戴記及羣書治要竝作「備」，文選謝瞻從宋公藏

馬臺集送孔令詩注、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「備」，（張華勵志詩注引作「循」，與二注不合，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。）三也。

「備」字俗書作「脩」，「循」字隸書或作「循」，二形相似而誤。

先謙案：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「積土成山」至末爲一段，今

從之。言學必積小高大，一志者成也。

榮辱篇云：「堯、禹者，非生而具者也，起於變故，成乎修爲，待盡而後備者也」，與此

言積善成德，聖心乃備義合。劉、王說是，今改從宋本。

故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；半步曰跬。跬與跬同。不積

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

○盧文弨曰：「江海」，宋本與大戴同，元刻作「江河」。

先謙案：羣書治要作「河海」。騏驥

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騶馬十駕，言騶馬十度引車，則亦及騏驥之一躍。據下云「騶馬十駕，則亦及之」，此亦當同，疑脫

一句。

○盧文弨曰：「不能十步」，「十」當作「千」。

玉篇引大戴禮「騏驥一蹀，不能千步」，今大戴禮「步」作「里」，此「千」作

「十」，皆是譌字。「里」「海」爲韻，「步」「舍」爲韻，古音如是。晉書虞溥傳云：「剡而舍之，朽木不知，剡而不舍，金石可虧」，亦

是韻語。

劉台拱曰：案「不能十步」義最長，大戴禮作「千里」，於義疏矣。若玉篇作「千步」，直是譌字，盧反引以爲據，非

也。十駕，十日之程也。旦而受駕，至暮脫之，故以一日所行爲一駕，若十度引車，則非駕義也。

王念孫曰：呂氏春秋貴卒

篇曰：「所爲貴驥者，爲其一日千里也；旬日取之，則與騶駘同。」

淮南齊俗篇曰：「夫騏驥千里，一日而通；騶馬十舍，旬亦

至之。」此皆騶馬十日行千里之證。

大戴記「騏驥一蹀，不能千里」，「里」與「舍」不合韻，乃涉上文「無以致千里」而誤，（玉

篇引作「千步」，「千」字雖譌，而「步」字不譌。）辯見大戴記述聞。

功在不舍。

○盧文弨曰：此句當連上文。鏐而舍

之，朽木不折；鏐而不舍，金石可鏐。

言立功在於不舍。舍與捨同。鏐，刻也，苦結反。春秋傳曰：「陽虎借邑人之

車，鏐其軸」也。

螾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螾與蚓同，蚯蚓也。○盧

文弨曰：正文「螾」字上，宋本有「蚯」字，無注末「蚯蚓也」三字。

今從元刻。

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蠃之穴無可寄

託者，用心躁也。跪，足也。韓子以用足爲用跪。蟹，蟹首上如鉞者。許叔重說文云：「蟹六足二」贅也。○盧文弨

曰：案說文：「蟹有二敖八足。」大戴禮亦同。此正文及注「六」字疑皆「八」字之訛。先謙案：螭同鱗。是故無冥冥之

志者無昭昭之明，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。冥冥、惛惛，皆專默精誠之謂也。○先謙案：大戴記「冥冥」

作「憤憤」，「惛惛」作「縣縣」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兩君者不容。爾雅云：「四達謂之衢。」孫炎云：「衢，交道四出

也。」或曰：衢道，兩道也。不至，不能有所至。下篇有「楊朱哭衢塗」。今秦俗猶以兩爲衢，古之遺言歟？○郝懿行曰：

案「楊朱哭衢塗」，見王霸篇，注云：「衢塗，歧路也。」秦俗以兩爲衢。或曰：四達謂之衢。大意與此注同，俱兼二義訓釋。

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，卽莊子云「大道以多歧亡羊」之意，不必泥爾雅「四達謂之衢」也。王念孫曰：爾雅：「四達謂之

衢。」又云：「二達謂之歧旁。」歧「衢」一聲之轉，則二達亦可謂之衢。故大戴記作「行歧塗者不至」。勸學篇下文言「兩

君」「兩視」「兩聽」，王霸篇下文言「榮辱安危存亡之衢」，皆謂兩爲衢也。大略篇又云「二者治亂之衢也」，（今本脫「治」

字，辯見大略。）則荀子書皆謂兩爲衢。先謙案：王說是。目不能兩視而明，耳不能兩聽而聰。○盧文弨

曰：兩「不」字下，宋本俱有「能」字，與大戴同，元刻無。王念孫曰：呂、錢本俱有「能」字，元刻無兩「能」字者，以上下句

皆六字，此二句獨七字，故刪兩「能」字，以歸畫一。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，若無兩「能」字，則文不足意矣。先謙

案：謝本從盧校無兩「能」字。今依王說，改從宋本。騰蛇無足而飛，爾雅云：「騰，騰蛇。」郭璞云：「龍類，能興雲霧而

遊其中」也。梧鼠五技而窮。「梧鼠」當爲「鼯鼠」，蓋本誤爲「梧」字，傳寫又誤爲「梧」耳。技，才能也。言技能雖多

而不能如騰蛇專一，故窮。五技，謂能飛不能上屋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游不能渡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。○盧

文昭曰：本草云：「螻蛄一名鼫鼠。」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，崔豹古今注亦同。蛄與梧音近，楊說似未參此。王念孫曰：本草言「螻蛄一名鼫鼠」，不言「一名梧鼠」也。今以螻蛄之蛄、鼫鼠之鼠合爲一名而謂之蛄鼠，又以蛄、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，可乎？且大戴記正作「鼫鼠五技而窮」，鼫與梧音不相近，則「梧」爲誤字明矣。當以楊說爲是。詩曰：「尸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」故君子結於一也。詩，曹風尸鳩之篇。毛云：「尸鳩，鵲鵲也。尸鳩之養七子，旦從上而下，暮從下而上，平均如一。善人君子，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。執義一則用心堅固。」故曰「心如結」也。○盧文弨曰：注「鵲鵲」，元刻作「結鞠」，毛傳作「結鞠」。

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，瓠巴，古之善鼓瑟者，不知何代人。流魚，中流之魚也。列子云：「瓠巴鼓琴，鳥舞魚躍。」○盧文弨曰：「流魚」，大戴禮作「沈魚」，論衡作「鰾魚」，亦與「沈魚」音近，恐「流」字誤。韓詩外傳作「潛魚」。

或說流魚卽游魚，古「流」「游」通用。先謙案：「流魚」，大戴禮作「沈魚」，是也。魚沈伏，因鼓瑟而出，故云「沈魚出聽」。

外傳作「潛魚」，潛亦沈也，作「流」者借字耳。書「沈湎」，非十二子、大略篇作「流湎」，君子篇「士大夫無流湎之行」，羣書

治要引作「沈淫」，此「沈」「流」通借之證。淮南子說山訓作「淫魚」，高注以爲長頭、口在頷下之魚，與後漢馬融傳注「鰾

魚，口在頷下」合，故論衡作「鰾魚」。此二書別爲一義。盧引或說「流魚卽游魚」，既是游魚，何云「出聽」？望文生義，斯

爲謬矣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。伯牙，古之善鼓琴者，亦不知何代人。六馬，天子路車之馬也。漢書曰：「乾六

車，坤六馬。」白虎通曰：「天子之馬六者，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。」張衡西京賦曰：「天子駕彫軫，六駿駁。」又曰：「六玄蚪之

奕奕，齊騰驤而沛艾。」仰首而秣，聽其聲也。○盧文弨曰：「駕彫軫」，元刻與今文選同，宋本「駕」作「御」。又案：下所引二

句出東京賦。故聲無小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形；形，謂有形可見。玉在山而草木潤，○王念孫曰：「玉在山

而草木潤，淵生珠而崖不枯，」元刻無「草」字。案元刻是也。「木」與「崖」對文，故上句少一字。宋本「木」上有「草」字者，依

淮南說山篇加之也。文選吳都賦「林木爲之潤黠」，李善注引此作「玉在山而木潤」，（困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。）江賦、

文賦注竝同。藝文類聚木部、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，而草部不引，則本無「草」字明矣。大戴記作「玉居山而木潤」，

續史記龜策傳作「玉處於山而木潤」，文雖小異，而亦無「草」字。淵生珠而崖不枯。爲善不積邪，安有不聞

者乎？崖，岸。枯，燥。○王念孫曰：「不積」之「不」，涉上下文而衍，當依羣書治要刪，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。先謙

案：大戴記作「爲善而不積乎，豈有不至哉」，盧辯注：「至，一作聞。」孔廣森注云：「言爲善或不積耳，積則未有不至於成

者。」此文亦言爲善或不積邪？積則安有不聞者乎？語意曲而有味。治要作「爲善積也」，徑刪「不」字，意味索然。王氏反

從之，欲併刪大戴記，何也？學惡乎始？惡乎終？假設問也。曰：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；數，術也。

經，謂詩、書、禮，謂典禮之屬也。○盧文弨曰：「典禮」，疑當是「曲禮」之誤。其義則始乎爲士，終乎爲聖人。

義，謂學之意，言在乎修身也。○先謙案：荀書以士、君子、聖人爲三等，修身、非相、儒效、哀公篇可證，故云始士終聖人。

真積力久則入，真，誠也。力，力行也。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。學至乎沒而後止也。生則不可怠惰。故學數

有終，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。爲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獸也。故書者，政事之紀也；書所以紀政事。

此說六經之意。詩者，中聲之所止也；詩，謂樂章，所以節聲音，至乎中而止，不使流淫也。春秋傳曰：「中聲以降，

五降之後，不容彈矣。」○郝懿行曰：按下文方云「樂之中和，詩、書之博」，詩、樂分言，則此「中聲」疑非卽謂樂章。且詩三

百，未必皆合中聲，夫子但謂闕雖不淫不傷，可知它詩未必盡然。

先謙案：下文詩、樂分言，此不言樂，以詩、樂相兼也。

樂論篇云「樂則不能無形，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，先王惡其亂，故制雅、頌之聲以道之，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」，與此言

詩爲中聲所止，可互證。郝說非也。禮者，法之大分，類之綱紀也，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，統類之綱紀。類，謂

禮法所無，觸類而長者，猶律條之比附。方言云「齊謂法爲類」也。○謝本從盧校「類」上有「羣」字。王念孫曰：「元刻無

「羣」字，（宋龔本同。）元刻是也。宋本作「羣類」者，蓋不曉「類」字之義而以意加「羣」字也。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。此

文云「法之大分，類之綱紀」，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「多言而類，聖人也；少言而法，君子也」。王制、大略二篇又云「有法

者以法行，無法者以類舉」，皆以「類」與「法」對文。據楊注云「類，謂禮法所無，觸類而長者，猶律條之比附」，則本無「羣」

字明矣。先謙案：王說是，今改從元刻。故學至乎禮而止矣。夫是之謂道德之極。禮之敬文也，禮

有周旋揖讓之敬，車服等級之文也。樂之中和也，中和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。詩、書之博也，博，謂廣記土風鳥

獸草木及政事也。春秋之微也，微，謂褒貶沮勸，微而顯，志而晦之類也。在天地之間者畢矣。君子之學

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，所謂古之學者爲己。入乎耳，箸乎心，謂聞則志而不忘也。布乎

四體，謂有威儀潤身也。形乎動靜，謂知所措履也。端而言，蠕而動，一可以爲法則。端，讀爲喘。喘，微言也。

蠕，微動也。一，皆也。或喘息微言，或蠕蠢蠕動，皆可以爲法則。蠕，人允反。或曰：端而言，謂端莊而言也。○先謙

案：臣道篇云「喘而言，蠕而動，而一皆可爲法則」，與此文同，則讀端爲喘是也。說文：「喘，疾息也。」蠕，動也。小人

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。所謂「今之學者爲人」，「道聽塗說」也。口耳之間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

之軀哉！韓侍郎云：「則，當爲財，與纔同。」○盧文弨曰：宋本「四寸」下「耳」字無。

劉台拱曰：「則」字自可通，不必

如韓說。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君子之學也，以美其身；小人之學也，以爲禽犢。禽

犢，餽獻之物也。○郝懿行曰：小曰禽，大曰獸。禽犢，謂犢之小小者，人喜撫弄而愛玩之，非必己有，非可獻人，直以爲

玩弄之物耳。小人之學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無裨於身心，但爲玩好而已，故以禽犢譬況之。注據致士篇「貨財禽犢之謂，君

子不許」，故云「禽犢，餽獻之物」，不知貨財謂賄賂，禽犢謂玩好耳。

先謙案：楊注固非，郝說尤誤。上言君子之學入耳

箸心而布於身，故曰學所以美其身也；小人入耳出口，心無所得，故不足美其身，亦終於爲禽犢而已。文義甚明。荀子言

學，以禮爲先，人無禮則禽犢矣。上文云「學至乎禮而止矣」，是其言學之宗旨。又云「爲之，人也，舍之，禽獸也」，正與此

文相應。「禽獸」「禽犢」，特小變其文耳。小人學與不學無異，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。故不問而告

謂之傲，傲，喧噪也。言與戲傲無異。或曰：讀爲噉，口噉噉然也。噉與敖通。○盧文弨曰：「口噉噉」，舊本作「聲曰噉

噉」，今改正。

郝懿行曰：傲與警同。說文云「警，不省人言也」，與此義合。

俞樾曰：論語季氏篇「言未及之而言謂之

躁」，釋文曰：「魯讀躁爲傲。」荀子此文蓋本魯論。下文曰「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

謂之瞽」，皆與論語同，惟變「躁」爲「傲」，可證也。「傲」卽「躁」之段字。不問而告，未可與言而言，皆失之躁，非失之傲也。

魯論之說，今不可得而詳，以意度之，殆亦段「傲」爲「躁」。自古文論語出，得其本字，遂謂魯論讀躁爲傲，實不然也。「躁」

字義長，「傲」字義短，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「躁」爲「傲」乎？

先謙案：俞說是。問一而告二謂之囋。「囋」卽「讚」

字也。謂以言強讚助之。今贊禮謂之讚，「囋」古字，「口」與「言」多通。○盧文弨曰：李善注文賦，引埤蒼云：「囋，聲

兒。啐與嘖及噉同，才曷反。荀子上句謂其躁，此句謂其多言。下文云「如嚮」，則不問不告，問一不告二。楊注非也。「啐」，今文選注誤爲「啐」。郝懿行曰：嘖者，嘈嘖，謂語聲繇碎也。陸璣文賦「務嘈嘖而妖冶」，義與此近。楊注非。

傲，非也；嘖，非也；君子如嚮矣。嚮與響同。如響應聲。學莫便乎近其人。謂賢師也。禮、樂法而

不說，有大法而不曲說也。詩、書故而不切，詩、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，故曰「學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

不能專對」也。春秋約而不速。文義隱約，褒貶難明，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。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，則尊

以偏矣，周於世矣。當其人習說之時，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，六經則不能然矣。○郝懿行曰：案方，古讀如旁，亦

讀如傍。此「方」當讀爲「依傍」之「傍」，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，則稟仰師承，周徧於世務矣，故曰「學莫便乎近其人」。

先謙案：郝讀方爲傍，則「習」上「之」字不可通。習有積貫之義，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。呂覽任數篇「習者曰」，高注：

「習，近習。」是習與近義亦相通。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，不必讀方爲傍，轉致文義支離也。故曰學莫便乎近其

人。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，隆禮次之。學之大經，無速於好近賢人。若無其人，則隆禮爲次之。○王念孫曰：

經讀爲徑，即下文所謂蹊徑。言人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，而隆禮次之。修身篇云「治氣養心之術，莫徑由禮」，（此「徑」字訓

爲疾，「莫徑」即本篇所謂「莫速」也。漢書張騫傳「從蜀，宜徑」，如淳曰：「徑，疾也。」見史記大宛傳集解。莫要得師，莫神

一好，語意略與此同。學之經，即學之徑，古讀徑如經，故與經通。（賈子立後義篇「其道莫經於此」，「莫經」即荀子之「莫

徑。」）楊以爲學之大經，失之。郭嵩燾曰：近其人，謂得其人而師之。好其人，則是中心悅而誠服，親炙之深者也。隆禮，

謂自以禮檢束其身。先謙案：王讀經爲徑，引修身篇之「莫徑」，謂即本篇所謂「莫速」，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，於詞爲

複。上文「學莫便乎近其人」，亦無此複語，其說非也。呂覽當染、有始、知分、驕恣諸篇，高注並云：「經，道也。」學之經，猶言學之道耳。成相篇云「治之經，禮與刑」，又云「聽之經，明其請」，「治之經」猶言「治之道」，「聽之經」與此「學之經」一例，是荀書自有此文法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禮，安特將學雜識志，順詩、書而已耳，則末世窮年，不免爲陋儒而已。安，語助，猶言抑也，或作「安」，或作「案」，荀子多用此字。禮記三年問作「焉」。

戰國策：「謂趙王曰：『秦與韓爲上交，秦禍案移於梁矣。』」秦與梁爲上交，秦禍案攘於趙矣。」呂氏春秋：「吳起謂商文曰：『今置質爲臣，其主安重；釋璽辭官，其主安輕。』」蓋當時人通以「安」爲語助，或方言耳。特，猶言直也。雜識志，謂雜志記之書，百家之說也。言既不能好其人，又不能隆禮，直學雜說，順詩、書而已，豈免爲陋儒乎？言不知通變也。○郝懿行曰：安，猶狀也，焉也。特，直也，猶言但也。學雜識者，識，記也，所謂記醜而博也。志順詩、書者，志與職同，謂標題也，如今學僅課讀，用紙爲號記也。順者，順其文也，謂陋儒但能標志順讀詩、書，末世窮年，不知理解也。王引之曰：

此文本作「安特將學雜志、順詩、書而已耳」，「志」即古「識」字也。今本並出「識志」二字者，校書者旁記「識」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。「學雜志，順詩、書」，皆三字爲句，多一「識」字，則重複而累於詞矣。楊注本作「雜志，謂雜記之書，百家之說」，今作「雜識志，謂雜志記之書，百家之說」，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。下注云「直學雜說，順詩、書而已」，文義甚明，足正後人竄改之謬。

先謙案：學雜識志，王說是。安，猶案也；特，猶直也。此云「安特將學雜志，順詩書」，猶解蔽篇云「案直將治怪說，玩奇辭」也。安、案，竝猶則也。荀書用「安」「案」字，或爲語詞，或作「則」字用，其用「則」字亦然。彊國篇云「秦使左案左，使右案右」，（使楚也。）謂使左則左，使右則右也。臣道篇云「是案曰是，非案曰非」，謂是則曰是，非則曰非也。

正論篇云「暴國獨侈，安能誅之」，（「能」字衍。）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。又云「今子宋子案不然」，謂子宋子則不然也。解蔽篇云「學者以聖王爲師，案以聖王之制爲法」，謂以聖王爲師，則以聖制爲法也。此並以「安」「案」代「則」字，餘皆語詞。富國篇「則案以爲利也」，仲尼篇云「至於成王，則安以無誅已」，大略篇云「至成、康則案無誅已」，臣道篇云「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」，以「則案」「則安」連用，「安」「案」亦語詞。彊國篇云「是何也，則小事之至也數」，又云「是何也，則其殆無儒邪」，天論篇「生於今而志乎古，則是其在我者也」，數「則」字語詞，則亦猶安、案也。將原先王，本仁義，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。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。若挈裘領，誦五指而頓之，順者不可勝數也。言禮亦爲人之綱領。挈，舉也。誦與屈同。頓，挈也。順者不可勝數，言禮皆順矣。○盧文弨曰：頓，猶頓挫，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，注「挈也」，疑誤。順者不可勝數，言全裘之毛皆順矣。王念孫曰：楊訓頓爲挈，於古無據。且上文已有「挈」字，此不得復訓爲挈。盧以頓爲頓挫，於義尤迂。頓者，引也。言挈裘領者誦五指而引之，則全裘之毛皆順也。廣雅曰：「拖，引也。」曹憲音頓。古無「拖」字，借「頓」爲之。鹽鐵論詔聖篇曰：「今之治民者，若拙御馬，行則頓之，止則擊之。」頓之，引之也。釋名曰：「挈，制也，制頓之使順己也。」挈亦引也。鹽鐵論散不足篇曰：「吏捕索挈頓，不以道理。」褚少孫續史記滑稽傳曰：「當道挈頓人車馬。」不道禮憲，以詩、書爲之，道，言說也。憲，標表也。○王念孫曰：道者，由也。（見禮器、中庸注。）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、書爲之，則不可以得之也。故修身篇曰：「由禮則治通，不由禮則勃亂提侵。」楊云：「道，言說也」，失之。又富國篇「不足以持國安身，明君不道也」，道亦由也。楊云「明君不言」，亦失之。譬之猶以指測河也，以戈春黍也，以錐飡壺也，○謝本從盧校「飡」作「飧」。盧文弨曰：飧同餐。王念孫曰：呂、錢本作「飧」，

元刻作「飧」。案說文：「餐，從夕、食，思魂切。」餐，吞也，從食，歆聲，或從水作飧，七安切。「玉篇、廣韻」皆作「飧」，而「餐」二字皆異音異義。古音餐屬寒部，飧屬魂部，故魏風伐檀首章之「餐」與「檀」「干」「漣」「塵」「貆」爲韻，三章之「飧」與「輪」「漣」「淪」「困」「鵠」爲韻，兩字判然不同。自爾雅釋文始誤以「餐」爲「飧」，而集韻遂合「餐」「飧」爲一字矣。今俗書「飧」字作「飧」，而錢本作「飧」，自是「飧」之俗字，非「飧」字也。盧從元刻作「飧」，云「飧同餐」，非是。先謙案：王說是，今依呂、錢本正作「飧」。以錐飧壺，言以錐代箸也。古人貯食以壺，中山策「君下壺飧臣父」，韓非子「晉文公出亡，箕鄭挈壺飧以從」，皆其證。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禮，雖未明，法士也；○先謙案：法士，卽好禮之士。修身篇云「學也者，禮法也，非禮，是無法也」，又云「好法而行，士也」，皆可互證。下文「散儒」，楊注云：「散，謂不自檢束。」是以散儒爲無禮法之儒，正與法士對文。不隆禮，雖察辯，散儒也。散，謂不自檢束，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也。問梏者勿告也，梏與苦同，惡也。問梏，謂所問非禮義也。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，濫惡者謂之梏。國語曰「辨其功苦」，韋昭曰：「堅曰功，脆曰苦。」故西京賦曰「器良難苦」，史記曰「器不苦窳」。或曰：梏，讀爲沽。儀禮有「沽功」，鄭玄曰：「沽，竊也。」告梏者勿問也，說梏者勿聽也，有爭氣者勿與辯也。故必由其道至，然後接之，非其道則避之。道不至則不接。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，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，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。致，極也。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。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傲亦戲傲也。論語曰：「言未及而言謂之躁。」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。故君子不傲，不隱，不瞽，謹順其身。瞽者不識人之顏色。○盧文弨曰：「順」，宋本作「慎」。今從元刻，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。郝懿行曰：「傲與敖」

同。敖者，謂放散也。謹順其身，身猶人也。此謂君子言與不言，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，所謂「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」也。詩曰：「匪交匪舒，天子所予。」此之謂也。詩，小雅采芣之篇。「匪交」，當爲「彼交」。言彼與人交接，不

敢舒緩，故受天子之賜予也。○盧文弨曰：匪亦有彼義。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「匪交匪敖」，成十四年引仍作「彼交

匪敖」。襄八年引小旻「如匪行邁謀」，杜注：「匪，彼也」。「匪舒」，宋本與詩攷合，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「匪舒」。此段

自「昔者瓠巴鼓瑟」起至此，皆論爲學之效與爲學之要，末亦引詩以證之，應爲一節。宋本分段頗不明，今更正。王引

之曰：此引詩「匪交匪舒」，正申明上文之「不做、不隱、不瞽」，則作「匪」者正字，作「彼」者借字也。交，讀爲狡。廣雅曰：

「狡，（音絞。）侮也。」言不侮慢、不急緩也。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。

百發失一，不足謂善射；千里蹞步不至，不足謂善御；未能全盡。倫類不通，仁義不一，不

足謂善學。通倫類，謂雖禮法所未該，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。謂一以貫之，觸類而長也。一仁義，謂造次不離，他術不

能亂也。學也者，固學一之也。一出焉，一入焉，涂巷之人也。或善或否。其善者少，不善者

多，桀、紂、盜跖也。盜跖，柳下季之弟，聚徒九千人，於太山之傍，侵諸侯，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。○盧文弨曰：案

柳下季在魯僖公時，與孔子年數懸遠，莊子所載，亦寓言耳。全之盡之，然後學者也。學然後全盡。君子知

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，故誦數以貫之，使習禮、樂、詩、書之數以貫穿之。○俞樾曰：誦數，猶誦說

也。詩擊鼓篇「與子成說」，毛傳曰：「說，數也。」說爲數，故數亦爲說。禮記儒行篇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」，正義曰：「數，說

也。」荀子王霸篇曰「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」，仲尼篇曰「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」，「稱」與「數」文異而義同。凡稱說必

一一數之，故即謂之數。「誦數以貫之」，猶云「誦說以貫之」，與下句「思索以通之」一律，「誦數」「思索」皆兩字平列。楊注非。隱十一年穀梁傳「慎言，同時也，累數皆至也」，范注曰：「累數，總言之也。」言即說也。先謙案：俞說是。正名篇

亦云：「誦數之儒。」思索以通之，思求其意也。爲其人以處之，爲擇賢人與之處也。○劉台拱曰：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，則無以居之，故必自爲其人以居其道也。郭嵩燾曰：爲其人以處之，猶言設身處地，取古人所已行者爲之

程式，而得其所處之方也。

先謙案：劉、郭說是。

除其害者以持養之，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使耳非是無

欲聞也，使口非是無欲言也，使心非是無欲慮也。

是，猶此也，謂學也。或曰：是，謂正道也。及至其

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聲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。

致，極也。謂不學，極恣其性，欲

不可禁也，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。或曰：學成之後，必受榮貴，故能盡其欲也。

○劉台拱曰：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

五味同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。

俞樾曰：上文皆言君子爲學之道，「及至其」三字直接上文，安得云謂不學者乎？若云學成

榮貴，義更粗矣。古「之」字「於」字通用。

大戴禮事父母篇曰：「養之內，不養於外，則是越之也。養之外，不養於內，則是

疏之也。」「之內」「之外」即「於內」「於外」也。

廣雅釋言曰：「諸，之也。」又曰：「諸，於也。」則「之」與「於」義固得通矣。此

文四「之」字，竝猶「於」也。目好於五色，耳好於五聲，口好於五味，心利於有天下，言所得於學者深，他物不足以尚之也。

下文曰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，羣衆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蕩也，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」，正申明此數句之誼。

先謙案：俞說

是。是故權利不能傾也，羣衆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蕩也。

蕩，動也。覆說爲學，學則物不能傾移矣。生

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謂德操。

死生必由於學，是乃德之操行。○郝懿行曰：德操，謂有德而能操持也。

生死由乎是，所謂「國有道，不變塞」，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者，庶幾近之。故云「德操然後能定，能定然後能應」。德操然後能定，能定然後能應，我能定，故能應物也。能定能應，夫是之謂成人。內自定而外應物，乃爲成就之人也。天見其明，地見其光，君子貴其全也。見，顯也。明，謂日月，光，謂水火金玉。天顯其日月之明，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，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。○劉台拱曰：「光」「廣」古通用。王念孫曰：「劉讀光爲廣，是也。明者，大也。小雅車牽正義曰：『明亦大也。』中庸曰：『高明所以覆物也。』成十六年左傳：『夏書曰：『怨豈在明？不見是圖。』將慎其細也。今而明之，其可乎！』是「明」與「大」同義。大者，天之全體；廣者，地之全體。繫辭傳：『廣大配天地。』承上文「大生」「廣生」而言，謂大配天，廣配地也。中庸言「博厚配地」，「高明配天」，博亦廣也，明亦大也。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。儒效篇曰「至高謂之天，至下謂之地，字中六指謂之極，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」，語意略與此同。楊注皆失之。俞樾曰：按兩「見」字並當作「貴」，蓋「貴」字漫漶，止存其下半之「貝」，因誤爲「見」耳。光與廣通。言天貴其明，地貴其廣，君子貴其全。「貴」誤作「見」，則與「君子」句不一律，失荀子語意矣。

修身篇第三

見善，修然必以自存也；修然，整飭貌。言見善必自整飭，使存於身也。○王念孫曰：爾雅：「在、存、省、察也。」（周官司尊彝「大喪存奠彝」，注：「存，省也。」大傳「五日存愛」，注：「存，察也。察有仁愛者。」大戴記曾子立事篇：「存